

中華民國六年四月

講演彙編

第十五期

京兆尹公署出版

十五期講演彙編刊誤表

類別	頁數	行數	誤	正
短篇演說	一	三	半塗而廢	正
全上	一	十二	以上所說的	成了名的人
全上	一	十三	成了名的人	爲自己光前裕後
全上	三	五	俗名棗茨	就是個
全上	六	十一	嗎是個	你想珍珠
全上	七	十二	你想真珠	喝幾碗泡茶
全上	八	六	唱幾碗泡茶	衍文
全上	九	九	最苦的人	便高
法令淺釋	十二	七	便高	由被告所委任
全上	十二	十	由被告所委任	風俗很有點
國民常識	二十五	二	義麗極了	美麗極了
全上	二十六	一	男女要黥面	所以持已
全上	二十六	二	所以持已	全行
人格修養	二十九	三	金行	我們陝西
全上	二十九	十	咱們吉林	婦人不幸
全上	三十	五	婦人不幸	子女
全上	三十二	八	子女	我想爲人子的
全上	三十二	十三	我想爲人子的	也應該要十分親愛
全上	三十六	三	也應該十分親愛	庭餘的
全上	三十六	九	庭餘的	是直接
生計指導	三十七	五	是植接的	盡改作案
全上	三十八		窯字	編定條例
全上	三十九		編定條例	所言實業
全上	四十一	三	所言實業	一何特別
全上	四十一	九	一何特別	師友啓迪
全上	四十三	六	師友啓迪	希臘
全上	四十三	七	希臘	若一時
全上	四十四	五	若一時	雖嚴冬雨雪
全上	四十四	十一	雖嚴冬雨雪	或欠債
陋俗改良	四十七	五	式欠債	這就叶作
全上	四十七	六	這就叶作	這像人
全上	四十七	九	這像人	若選着
全上	四十七	十	若選着	名衆位
全上	四十八	二	結衆位	豈不是妄費
全上	四十八	七	豈不是忘費	一講字衍
全上	四十八	八	不講講完吃	便抱定
全上	五十二	一	便報定	已操持
全上	五十三	三	已操持	日子麼
全上	五十五	七	日子麼	搶捲
全上	五十六	三	搶捲	不字衍
全上	五十六	十一	世界不天生的	

講演彙編目次

短篇演說

勸寒士

旅行須知

法令淺釋

訴訟當事人

傳染病預防條例

國民常識

勸仿造洋貨

南洋的奇異風俗

人格修養

講演彙編

目次

選

選 選

講演集編
個人與國家說

目次

說婦人立身之道

選

勸家庭和氣(二)

選

生計指導

實業談

礦學的工

實業成功之秘訣

選

陋俗改良

戒好訟

姑媳不和的原因

選

養子不教像養強盜

勸寒士

甚麼叫作寒士呢 就是窮讀書的 俗語說過 萬般皆下品 惟有讀書高 可見這讀書是很貴重很要緊的一件事 所以人雖窮不可不讀書 既然讀書 就應有所成就 萬不可半途而廢 近來讀書的人 因為家中貧寒 半途而廢的很多 噯 窮人讀書 固然是不容易 若只因着窮 就把學廢棄嘍 這豈不很可惜的麼 所以在下今天 把寒士來勸導一回 昔日孟夫子說過 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 必先苦其心志 勞其筋骨 餓其體膚 空乏其身 所以動心忍性 增益其所不能 俗語有云 不受苦中苦 難爲人上人 蘇秦也說過幾句話 使我有洛陽負郭田二頃 焉能佩六國相印呢 可見困苦正是榮樂的根本衆位不信 再給你們說幾位古人聽聽吧

昔人有個楊爵 家中很貧 讀書常燃薪代燭 耕地去 也常帶着書 且耕且讀 後來竟自也會了進士 做到御史的大官又有個古人 名叫朱邑 自幼貧寒 有時候至於吞紙充飢抱犬禦寒總算是窮苦極了 但是仍不肯廢學一味苦讀 以後到底成了大名 又有個古人 說起來 大概衆位都知道 就是那朱買臣 扁担着柴 口念着書 後來也做到長史的大官 以所說的這幾位成了名的古 以先是不是都是寒士 假如他們當日 若因為家貧 便不肯讀書 或是中途改業 還能够成

了有本事的人麼 還能够享者名利兼收的幸福麼 如今讀書的 要往這上頭想 跟這幾位學斷沒有長貧賤的理 爲甚麼半途而廢呢 無論辦何事 能勤苦就能成功 做官的能勤苦 一定可以升官 耕地的能勤苦 一定可以多收糧食 做買賣的能勤苦 一定可以多賺錢 讀書人 若能勤苦 一定可以成名由此看起來 者勤苦簡直是成功的秘訣了 然而思者勤苦兩字 那富讀書的一定不如這窮讀書的 像那有錢的人 自幼兒嬌生貴養 吃喝慣了 且不必說 就是到了讀書的時候 他仗着他祖上有產業有錢財 不愁吃的 不愁穿的 不愁花的 住着的有高樓 使喚的有奴僕 探親戚訪朋友 又有輕車肥馬 如是他就該說啦 我這時候是很安然很享福的 像那做官的們 一輩子 也不過這個樣子了 我辛辛苦苦的讀書 又有甚麼用呢 衆位聽聽 他懷着這樣心腸 又怎肯勤苦讀書呢 並且他是富家郎 素日子用不着他作活 用不着他操心 他的身子 就閒懶啦 慣弱啦 就是想着力讀書 實在也不能啦 窮讀書的卻不然 祖上既無給他留下許多金錢 又無給他留下許多產業 他一點仗恃也靡有 祇有讀書一條路 可以成家立業 所以他讀書的時候 先怕學問不成 又怕成的不快 一定是螢窗雪案 埋頭苦讀的 並且他素日子 做過活受過苦 身體本就強壯 精力自然也富足一定是用心也無甚妨害的 看起來 人窮讀書 還是成名的一個好機會 爲甚麼半途而廢呢 既說是富讀書的 必定有產業 有金錢 像這樣子 若

半塗改業 或耕地 或營商 無論怎們辦 總不失爲富家翁 到也可進可退 若寒士無地可耕種 無錢可營商 無故退學東塗西抹甚不合算 即有少許金錢 可以營商 少許園田 可以耕種 也是很苦的 比着讀書 也強不了甚麼 既是一樣受苦 寧讀書決不去種地營商 且若以種地營商的勤苦 施之於讀書 又萬無不成名的道理 再說不讀書的人 讓他能發財 也有不了甚麼大本事 若讀書 不但可以發財 並且可以爲國家立大功成大業 爲自光前裕後 爲甚麼半塗廢學呢 總而言之 凡讀書的們 千萬別把窮富二字掛在心上 穿着布衣合那穿綢緞的 一樣舒服 住着茅屋合那住高樓的是一樣光榮 只是一心讀書 那管些身外的閒事呢 昔日顏回 以簞食 以瓢飲 在陋巷 人不堪其憂顏回不改其樂 是很可學的 無論何人 若這樣存心 一定可以揚名後世的 這窮能够算是病麼

論月

古人論月說其中有白兔搗藥又說是嫦娥蟾蜍其實皆想像傳訛之詞於是文人墨士遂以嫦娥嬋娟託之詩詞歌詠比月之美後人有感之者輒託興寄懷於月之陰晴圓缺矣

農夫與鶴

農夫在田裏下了種子面上用網蓋住以防飛鳥來偷吃一天農夫下田見網裏張得幾只野鵝老鴉這也罷了不料內中夾着一只鶴那野鵝老鴉本是來偷吃種子的今捉住了也無甚可惜鶴是潔白清高的動物今與野鵝老鴉同入網羅心中著實叫屈再三求那農夫放他回家農夫道我非不知道你平日爲人是和野鵝老鴉不同但今既然與他們同處同遊我也少不得要把你與他們一樣看待了古人喻交友之道曰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方其未近之前赤黑未嘗不分明也久而久之則不變矣蓋已與之俱化矣一旦禍機顯着始悔比之匪人則亦何益之有哉

旅行須知

錄陝西模範講演所講案

前日有個朋友 贈我一部書 書名游歷指南 翻閱一遍大致說的是中國道路驛站 某處搭汜車 (即火車) 某處附輪船 某處有什麼貨物 某處有什麼風景 差不多游歷的人 都把這部書作游歷的導引線 總算是好極了 可是一件這部書 雖然能增長人游歷的興味 却不能增長人的閱歷見識 各處報紙上時常登載 某人在途中被搶 某人在途中遇騙 這些事 實在多的很 我每看見這些事情 由不得替他傷心 你想人在外邊 或是經商或是作工辛辛苦苦三年五載 積攢得幾塊雪白的銀兩 預備後半世的過活 憑空被人一網打盡 豈不氣爛人的心肝 還有把性命白舍掉的 纔更冤枉了 俗語說離家三步遠別是一層天 是極言出外的艱難 我替這些出外的人打算 總得有些旅行知識 方不致有意外之變 丈夫志在四方不能不游歷各處 這些必須的知識要給大家講講

路途本是平的 世途却是很險的 處處猶如生着荆棘(俗各棗茨)一般假如有個瞎子打赤腳一直向前走去 豈不被這些荆棘刺破腳心嗎 我想那路途上最可怕的事有三項 比荆棘刺腳還利害 (一)局騙 設局騙人的是用柔軟手段 奪取資財 在路途上和你萍水相逢 好像是舊日的朋友

講演彙編

短篇演說

五

一般說話甜如蜜 看着你帶着銀兩 他便想着法兒騙你 這就是聊齊志異上說的那念秧 究竟他騙人的法子 大概不出幾樣 或用賭博誘你入局 或用美色誘你入圈 或用些肥肉美酒 博取你的歡心 你若偶不小心進了迷魂陣 管保你兩手空空 你想世上的人 大半都愛錢 他便將財物誘你 大半都好色他便將美人誘你 大半都饞吃饞喝 他便將精美的飲食誘你 處處迎合人意的意思 那怕你不入港呢 你看山上打獵的人 想捉捕那些猛獸 便在要緊的路掘下了阱坎（文話叫陷阱）拴個豬兒餓的嗥叫 外面用柴草遮護 專誘那些猛獸 陷入坑內 以便捕捉生心騙人的 給你處處都設下陷阱 你看可怕不可怕 咳 這些人都不過是以利誘人罷了 古語說利令智昏（是說極明智的人 一起了好利的心 就無論什麼禍害 都看不見）我只盼望出門上路的人 要安本分 莫貪分毫的小利 任憑他將什麼誘你 你只置之不理 他看你不肯上釣竿 也只好撒手了 你身上既然攜帶銀錢 就要十分操心 那還敢去估格外的便宜嗎 俗話說得便宜處失便宜 總要切記

（二）搶劫 古人說匹夫無罪 懷璧其罪 好好一個人端端正正走路 有什麼罪受呢 只是你身上帶了寶貝 嗎是個受罪的根子 你但有件寶貝 這個也想搶 那個也想奪 簡直成了射箭的靶子（文話叫衆矢之的）真是可怕到萬分上了 出門人正行之間 忽然聽見呼哨一聲 便有許多如

狼似虎的強盜 蜂擁而來 好像戲曲劇上扮的賊徒口中喊道 有什麼黃的金白的銀 給俺好漢留下饒你一死 行路人一見真是霹靂一聲驚散魂魄 只有央求好漢饒命 銀錢貨物任他們拿去吃酒 像這樣客人 還算心裡明白 有等視錢爲命的人 任你槍刀亂斫 總是一文不捨 你想這些強盜 興高彩烈而來 豈能遇着寶山 却空手回去 你既要拚着性命 保護銀錢 他便能奪取銀錢 傷害性命 這是一定的道理 明白事理的人 失掉銀錢 已是冤枉不明白事理的人 財命都受損失 更是冤枉了 這些強盜 攔路打搶 惡貫滿盈 或被軍隊擊斃 或被警察緝獲 總有伏法的一日 只有這些受了損失的行人 已是冤沉海底 無可如何了 從前旅行的人 防備盜賊的法子有幾樣 大概強盜行劫 多在晚間行路的人 總宜日出上路 日入宿店 路程雖遠多走兩天不要緊 莫要只圖趕路 半夜裏就起行 上燈時還不止宿 設有一差二錯 悔是悔不及了

(三)竊結 俗話說狗兒舐油 只因放的太低 財物被竊 也怪人藏之不密 身上既然帶着銀錢 就要十分秘密 十分保護 總不要叫那些竊結曉得 人常說爛布裏裏珍珠 這句話真是旅行的指南針 你想真珠是極貴重的 爛布是人極不留意的把極貴重的珍珠 裹在人極不留意的爛布包兒裏誰能曉得呢 你再穿上平常人的衣服 任你走上千里萬里 敢保你平安無事 有許多不懂事故的人 帶着幾兩銀子恐怕失遺了 停一會由不得摸摸摸摸 摸摸着是銀子 又疑心被人換去了

講演錄

短篇演說

七

由不得解開包兒把他睚瞧 怎知曉手摸眼瞧之下 就撞下大亂子了 那些竊結的 眼睛快的好似飛鴈一般 他但看見 自然要打主義來偷你 你就是想法兒去防備 也防他不住了 再這竊結取人財物 多是乘人不防你看會場裏 或是戲台底下 人往往失遣了東西 因那個地方人數最多 擁擠的了不得 他就借着擁擠的時候 結人的東西 還有一夥兒結子 故意鑽在稠人裏邊 極力擁擠 就中取事 所以擁擠的地方緊防有賊 出了門的人或是遇見天氣炎熱 口中渴燥 不免在茶樓上 唱幾碗泡茶 或是遇見天氣嚴寒 身上發冷 也不免在酒館裏飲幾杯好酒那個地方竊結很多 你看酒館茶樓的座旁 都貼着各照衣冠的紙條兒 到了這個地方 很要留心 騙子強盜結子 這三項人 真是行旅的大害 我適才說的那幾條防備的法子 本來沒甚難處 最要緊的總要結伴而行 素日知道底細的 或二三十人或十餘人 聯絡在一起 同宿同行 人多勢衆 方可免受這些危害 倘若實在無人連絡 只有借重別人 看見一夥兒車輛過徑你就夾在當中 一同走路 自然不至失事 此外還有幾項必須的知識一併講講

(一)不可踐人禾苗 有等好走近路的人 不管人家的田禾成熟不成熟 便向地裏踏一條捷徑 這是萬萬使不得 西國有一段笑話 惠靈吞原是英國的一員大將 有一天和兩個朋友騎着馬到鄉下游玩 要經過一條小路 那知路口有一個小孩子 將籬門緊緊關住不肯放行 他三人呆呆的站着

竟不得過去那兩個朋友給小孩子說了許多好話 總不肯開門 惠靈吞笑嘻嘻的向小孩子說道 小朋友你可知道我是什麼人 我便是英國的大將惠靈吞 全英國的人 沒一個不聽信服從的 請你將門開了 讓我輩過去 那孩子恭恭敬敬的答道 我父親因為旅行人馬過此 田禾必遭踐踏 所以命我管門 父親之命不可違背 比方大將的父親 命大將在此管門 我想一定也是不肯開的 惠靈吞被這小孩子 說得啞口無言 只得轉馬回去

(二)不可爭渡 河裏的小船本來不能多載行人 有一時漲了大水 更不宜重載渡河 有等急於趕路的人 眼看着船兒已經裝滿了 他還要掙命也似的加入內邊 重力越大吃水越深 到了河心往往失事 白把一船的人 送了海底 這豈不冤枉嗎

(三)要知避雷雨 行路的人 最苦的人最苦的就是下雨 把一身衣服淋得濕溜溜的 實在難受 若遇見下雨 就應該在乾淨地方躲避一會兒在行走 若是衣衫濕透 有更換的衣服 就可當時換去 莫把濕衣穿在身上 找着害病 苦遇見大雷霹靂 萬不可在古樹高牆之下站立 恐怕電氣順樹而下 落在人身 立刻受禍 這是常有的事 不得不小心

改變軍事裁判

一千八百九十八年五月一日美國孟尼拉海灣大戰將開之前船主下了一個命令要船上的人都脫衣備戰有一個司火藥的童子名叫吉克因急忙脫衣偶一失手把衣落在海內吉克曾於數分鐘前手執他母親的肖像注視接吻及得了脫衣的命令就將他母親的肖像放在衣袋內及見衣落水上亟請船主准他入海求衣船主不許於是吉克轉下划子懸梯而下划到那落衣的地點游行半響卒把那落衣取出登船過後船主因他故違命令執法官審訊判爲有罪呈請提督兜衛核准兜氏細察此案以爲人非至愚何至冒死違令試把那一件敝衣來提出吉克親加審訊並問吉克道你何以不肯捨去一件敝衣遂致冒死違令吉克答道我衣內藏有我母親的像片失了那衣就是失了我母親的像片了失了我母親的像片不孝之罪更加大了我所以冒死求衣就是這個緣故兜氏聽得吉克這話就挽他起來更改原判宣告無罪並對人說道愛母親的人至爲母親的肖像甘願冒死一定是一個愛國的人了愛國的人豈可加罪於他呢我所以改變原判就是提倡人民愛母和愛國的思想起見

訴訟當事人說

訴訟當事人 是近來新流行的一個名詞 亦就判決書內 所慣見的一個名詞 這個名詞 在現行法律裏邊 所包括的意思同範圍 到底怎樣呢 待敝人分別述說述說

一人站在社會之內 反正因買賣借貸等關係 或是被人侵害生命財產等事項 致互相奮鬪 互相爭執 鬧到親族無從調處 閒人無從和解 於是成了訴訟 訴訟就是俗語所說打官司 訴訟當事人 就是俗語所說打官司的人 可知訴訟一事 所以請求官廳判斷事理的曲直 或是請求官廳判斷罪刑的有無 關於這判斷事理曲直的訴訟 通常稱作民事訴訟 關於這判斷罪刑有無的訴訟 通常稱作刑事訴訟 因有民事跟刑事的分別 於是訴訟當事人裏頭的名稱同地位 亦各各不同 民事訴訟當事人有兩種分別 一則指不請律師代理訴訟 把自己的姓名 對於審判衙門 要求保護利權的人 一則包原告被告從參加人 法律上代理人 訴訟代理人在內 原告被告 不必細說 從參加人 是就兩造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的第三人 為輔助一造起見 可以自請參加於該訴訟以內 比如趙某是債權人 錢某是債務人 孫某是居間人 趙某向孫某起訴的時候 錢某可以因輔助孫某 參加於該訴訟 一致進行 當事人有時因道路遙遠 不能為訴訟行為 或是有時因

講演彙編

法令淺釋

有正當職業在別處 不便為訴訟行為 所以法律上有訴訟代理人 同法律上代理人的規定 法律代理人 指父母同監護人而言 比如趙某并未成年 便為沒有訴訟能力的人 欲行訴訟 須由父母代理 或是趙某并没有父母 當由父母生前所指定的監護人代理訴訟 訴訟代理人 指因委任而代當事人為訴訟行為的人 比如延請律師代理訴訟是 刑事訴訟當事人的原告 是檢察官 因刑事不外人民犯罪的行為 有了犯罪的行為 便是害國家的公益 所以代原告請求處罰的人 必要由國家設立的檢察官 檢察官因被害人告訴 或是因第三人告發 或是因犯罪人自首 或是由自己所聞見的犯罪情形 便富詳細調查同預審 如經調查同預審下來 確有犯罪的證據 便向審判廳起訴 請求判定某人的某事 能否成立犯罪 或是應科何等刑罰 刑事訴訟當事人被告 如檢察官提起公訴後 所牽涉的嫌疑人 跟調查或是預審中的嫌疑人皆是 此外則有被告的代理人 辯護人 及輔佐人 被告的代理人 由被告所委任 所以代被告實施被告應為的訴訟行為 但是刑事訴訟 以本人親自到庭辯論為主 所以用委任代理人 只可對於科罰金拘役之輕微犯罪 辯護人的設立 所以保護被告的利益起見 因訴訟貴在保持公平 要保持公平 應使原告被告兩造立於同等地位 但是刑事訴訟的原告檢察官 檢察官對於法律問題 必有學識 亦必有經驗 而被告往往缺少學識經驗 不但缺少學識經驗 甚至並文

字而不識 以缺少學識經驗 或是不識文字的人 一同同檢察官辯論犯罪的有無 怎樣能對付得過去 所以各國法律 都設有律師制度 律師即辯護人 被告可請律師代理訴訟 不是有利益的 事麼 輔佐人非代理人 亦非辯護人 輔佐人居於被告人之側 助理一切訴訟行為 比如法定代理之父母同丈夫 均有保護無能力的子同妻的權利義務 此外更有一層 當說明的 就是法人犯罪 以代表人爲被告代理人 比如電車公司 法律上認作一個法人 公司內的總理 是該公司代表人 如電車一時過失 殺傷行人之類 按照法律 不應罰問駛電車的人 當罰電車公司 要罰公司 便當提訊公司的總理 這總理不是該公司的被告代理人麼

田雞知醫

有一田雞四處去張了招貼說善醫奇怪病症還恐有些人認不得字自己更誇張說現在有了我世上應無病人害病的不早來求我那是自己誤自己真是死不足惜了有一狐狸聽了這些話問他道你既有這能耐爲何不先把你自己的皺皮醫好了呢

評曰有折字者正縱談休咎忽有人奔告曰爾家中失火矣其人乃大驚觀者皆曰你知人之休咎而不能預知家中當失火也皆一闕而散田雞之知醫得勿與此人相同耶由此推之人必正己而後能正人矣

孝行可風

劉孝子名思廣河南襄城人當明朝末年流寇四起到處騷擾孝子的父親叫做漢臣被賊捉去那時候思廣才十歲聽得這個信息就急忙趕去及走到那裏父親業已被害號啕痛哭哀守父尸賊怒拿刀去截他的耳鼻他死不肯去賊也登時憐惜起來就把他釋放了思廣隨即背起父親的屍身回來安葬後兄弟同居到老沒有半句間言有一個胞姊年少寡居思廣接他住在家裏并把他的二子撫養成成人分些田產給他母親歿後思廣哀毀過甚嘔血以死寢門外產芝三本人都說是他的純孝所感呢思廣的兒子名叫青黎康熙年間成進士點翰林遭父喪哀毀成疾母親患疽青黎侍奉左右時刻不離目不交睫衣不解帶凡七個月性淡泊不樂做官他的母親屢次催促總不肯出生平清介自守到了母親死的時候簡直沒有一錢縣官特致原賻才能够殮歛地方看他父子的純孝並祀鄉賢祠孝爲百善源古人說得最詳不料民國成立竟有視父母爲平等倡爲家庭革命邪說的世風日壞道德墮落以致如此安得思廣父子的純孝一爲之振起耶

傳染病預防條例

(續前)

第十二條 傳染病患者及其屍體 非經該管官吏之許可 不得移至他處

按本條爲預防傳染起見故設此限制

第十三條 對於傳染病患者之屍體 所施消毒方法 經醫師檢查 及該管官吏認可後 須於二十四小時內成殮 並執行埋葬

按患傳染病的人 雖然死了 傳染細菌 仍然存在 若不施行消毒方法 及從速成殮葬埋 便怕傳染他人 很是危險 所以本條定這限制 這個限制 雖然是專就患傳染病死的而說 然而據我的意見看起來 就是不是害傳染病死的 也應按照這個限制 因爲中國習慣 對於死的屍體 往往停屍四五日不殮 又往往停柩室中 數月數年不行埋葬 以致凶穢之氣 發爲瘟疫 傳染於人 這弊病尤以京城爲甚 你看各處廟宇內所停的靈柩 不知多少 經年累月 破敗不堪 也沒有人經理埋葬 凶穢之氣 充塞空氣之中 傳染於各處 就變爲疹疫 所以京中疫病 較他處爲多 就是這個緣故 要講求衛生 必須由官定有一種限制 不准將棺柩久擱 並將所停之柩一一埋葬 又須由人民互相勸導 然後就能够收其效啦

講演彙編

法令淺釋

第十四條 傳染病者之屍體之埋葬 須于離城市 及人烟稠密之處 三里以外之地行之 掘土須

深至七尺以上 埋葬後非經三年不得改葬

傳染病者之屍體 受毒較重者 該管官署認為預防上實有必要時 得命其火葬 其家屬若忌於實行 得依行政執行法 代執行之規定行之

按葬者藏也 有不要人見的意思 所以埋葬的法子 以掘土愈深愈好 况且傳染病的細菌 最是厲害 若是埋藏淺了 或是埋葬于人烟稠密之地 或未經過三年即行改葬 便恐怕傳染於人

所以定這個限制 如各縣各鄉村 都應該注意的 不但於衛生有益 就於死者亦省年遠暴露骸骨也 但是北京的埋葬法 却是淺露的很多 還要望大家取締限制 方合衛生的道理

火葬法 東西各國行之多年 並無甚麼害處 中國地廣人稀 歷來都用土葬的法子 所以提到火葬 無人不反對的 却不知道火葬實有幾個好處 一可以節省錢財(裝殮棺槨土地安葬等費)

二可以節省土地(死的人多 占的土地必多 將來日久墳多 必至無地可耕)三可以免瘟疫 四可以破除迷信 種種利益 不可勝數 所以中國必然有改爲火葬的日子 可斷言的 况傳染病

之屍體 受毒重的 尤非火葬不能掃除毒菌 這條的限制 就是保全公益 還望大家互相開導 不要反對才好

第十五條 已殮葬及將葬之屍體 如有傳染病之疑者 該管官吏 就其屍體及家宅 並一切物件 得依本條例之規定 執行相當之處分

按相當之處分 就是消毒 消毒法中 最簡捷的 莫如燒却法 然而為經濟上起見 所以另用各種消毒法 以為補助 (見前)

第十六條 地方行政長官 認為有傳染病預防上之必要時 得將其事由通告第八條之報告義務人 執行檢查 但檢查員 以持有執照為憑

按本條之執行檢查員 限定於第八條之報告義務人 又以持有執照為憑 所以預防他人籍端生事

第十七條 已辦自治地方 關於第二條第三條第五條第七款第九款第六條之費用 由自治經費中支出之 但由自治會議議決 經地方最高行政長官核准 得由國庫酌予補助

地方行政長官 為前項之核准後 須咨陳內務部

除第一項外 因執行本條例所需之經費 均由國庫支出之 按一國的費用 向來分為國家經費 與地方經費兩種 國家經費 是供給國家用的 地方經費 是供給地方公益用的 預防傳染病 為保護人民生命 屬於地方公益之一種 所以用去的經費 應該由自治經費中支出 然而

自治經費有限 若費用過多 力量不足 又不能不由國庫補助呀 故本條如此規定 至於執行

本條例 除去第一項之外 都是國家行政作用 所需之經費 應由國庫支出 方為合法

第十八條 依本條例或依本條例所發布之告示 不于法定 或該管官署所指定之期限內奉行者 處五元以下之罰金

按此條是對於不奉行本條例者之處罰

第十九條 醫師診斷傳染病患者 或檢查其屍體後 不依本條例報告 或報告不實者 處五十元以下 五元以上之罰金

按此條係對於醫師不報告 或報告不實之處罰

第二十條 對於該管官署官吏或醫師 依本條例之處分 或指示不遵行者 或依本條例應行報告事項並不報告 或報告不實 或妨害他人之報告者 處二十元以下 二元以上之罰金

按此條係對於第八條所列報告義務人 不奉行本條例之處罰

第二十一條 邊僻地方 因特別情形 有必須于本條例規定以外 變通其預防方法 得由各該地方最高行政長官 變通辦理 但須咨陳於內務部

按邊僻地方 或是藥物不便 或是醫師缺人 若概照本條例辦理 必然有窒礙難行的地方 所

以有此條之規定 但是防疫之事 甚爲要緊 故變通辦法之後 必須咨陳內務部

第二十二條 對於海外舟車之入境 得施行檢疫 前項檢疫之規則 以教令定之

按交通爲傳染病症之媒介 有本國所無之病 由他國傳來者甚多 所以對於海外入境之舟車

不能不施行檢疫 檢疫之方法 不外於舟車進口時 由關員偕同醫士 到舟車檢查 如查出

染疫的人 便將他送入醫院 并將舟車上所載之人及貨物 限制登岸 因消毒法施行 等到數

日後菌毒消滅 方任其自由 若這個舟車 來自疫症流行地 尤須加嚴檢查 非行消毒法之後

其所載之人及貨 不能登陸

第二十三條 地方自治之籌辦 尙未完竣以前 本條例所定 屬於自治區辦理事項 得由地方行

政長官 會同公正紳士行之 其經費得以地方原有之公產公款 或公益捐中撥充 如有不足

由國庫支出之

按此條係言地方自治 尙未籌辦完竣以前之辦法

第二十四條 關於施行本條例之各種規則 以教令定之

第二十五條 本條例施行區域 及日期 以教令定之

按上二條 言本條例之各種規則 及施行區域日期 另以教令規定

挑糞人不拾遺金

漳州龍西鄉有個老農名叫黃中有一天跟他的兒子小三撐一隻船往漳州東門外買糞把船泊在浦頭浦頭旁邊有厠一所厠內的糞就是黃中買的父子入厠擔糞看見厠內遺落一個包袱黃中携回船下解開一看見袱內有白金六封黃中對他兒子說道此必入厠的人所失的富貴的人必不親自纏腰一定是貧困人的貧困人的金子性命所係我們安可妄取等他來找的時候我就給還他於是把包袱藏在船尾擊舟以待過了沒有好久看見一個人如飛而來走到厠內周視徬徨情狀慘迫黃中就問他的緣故那人說道我的父親爲盜賊所誣現尙繫在獄中昨日請貴紳達情州令以二百金爲酬我回家裏鸞田宅丐親友才得半數纏腰入州因急欲如厠解了包袱放在板上心緒急亂結衣而出竟把包袱遺失咳我死不足惜何以救我父親的死咧說畢淚如雨下黃中細問銀數跟包袱顏色均皆相符遂對他說道你的銀子在我這裏就向船尾取出把他封完如故其人驚喜過望留一封謝黃黃便說我若有貪心豈肯捨六受一呢解纜竟去

近世風俗大壞 人心不古士大夫潔身自愛的很少很少看見黃金好像性命一樣黃中是一個農人父子挑糞家中的苦况可知猶且拾金還金心地何等光明何等磊落眞眞可謂大丈夫的榜樣

勸仿造洋貨

節錄通俗教育講稿選錄

唉我們中華民國 今日窮苦的情形 要算是到盡頭地步了 看看那鄉下人家 那種苦慘的景象 真比地獄差不多 飯吃不起 就吃粥 漸漸連粥也吃不起了 老老少少 哭哭啼啼 往後去不曉得什麼樣過活 難道天無絕人之路 偏偏要絕中國人的生路麼 論到中國的地面 實在有一點兒不窮 一年生產的貨物 也說不清許多 何以會窮到這個地步呢 一定有大大緣故在裏頭 打從道光年間 和外國人五口通商 經過海關的進口貨 出口貨 一年一年比較起來 就是最少的年成 總要吃虧上千萬 近幾年來 竟吃虧到二萬萬左右 仔細想想已然過了六十多年 中國便是銅山金穴 也要被他搬空了 所以中國窮苦的緣故 的確是因為洋貨暢銷 洋貨真正害人不淺呢 但是既經通商 彼此交易有無 也是常事 中國出口的貨物 絲呀茶呀棉花呀 繭子呀 一樣樣銷到外洋 難道洋貨有這樣利害麼 其中却有一層道理我們銷出去的 絲呀茶呀棉花繭子呀 都是生貨 所以賣不起價錢 他們銷進來的都是製成功的熟貨 價錢就高貴非常 那裏能够相抵呢 況且洋貨也不是外洋的生產 他就把我們的生貨 加一層製造功夫 依舊賣到中國 即如絲繭所織的洋緞 棉花所織的洋布 賽過拿了我們自己的手 來打我們的嘴巴 這就是第一大

講演彙編

國民常識

利害了

講演彙編

國民常識

二十二

知道洋貨的利害 以後總要想個法兒 不要再上他當纔是 近來漸漸有些醒覺 維持國貨 國貨維持開了無數大會難道一無結果不或 要曉得貨物一層 總在適用不適用如果是適用 不須用力去維持他 自然一日發達一日如果不適用 無論怎麼樣去維持 總是空言無補 洋貨既然暢銷和國貨比較起來 一定是適用的緣故 我們能够把原有生物仿照洋貨製造成本比他輕減 不怕沒有暢銷 這是抵抗洋貨一妙法 請看東洋日本 明治初年 洋貨的銷場也很大 後來日本 仿製洋貨到處通行 並且銷到我們中國地面 有一樣西洋貨出來 就有一樣東洋仿造貨 價錢總要便宜些 洋貨竟被他抵制住了 現在中國事體件件步日本的後塵 只可惜這一着卻不曾學到 但是仿造洋貨 近來提倡的人也並不在少數 集股分 開公司但是沒有多時就不免烟消火滅者 又是什麼緣故呢 只因爲外國人的製造家資本很大 利息很輕 那計畫管理的方法 又是很細很精的 中國公司 不過上十萬本錢 並未製成一件貨色 就要打出六七釐官利 計畫管理色色糊塗 所以造出貨物 成色抵不過外洋 價錢反要加貴 那裏還有銷場呢 如今要仿造洋貨 辦法只有兩層 一層是極小的 淺近的小工藝只學習幾個月就可成功 憑着一天到晚的勤勞 和一家老少的幫助 本來沒有什麼開銷 資本僅要數千金 也好混碗飯吃小工藝發達起來 一樣是佔勢

力的 還有一層是極大的 聯絡多數大資本家開設很大的公司 再由國家保育的政策 酌量去補助他 力量雄厚非凡 新開張的一二年 拚着虧本些也不害事 以後立定腳根 還怕沒有錢賺麼 日本當年 却是從極小一層辦起的 我中國要振興工業 仿造洋貨少不得也要經過這個關口所望全國人民努力 不要讓日本獨擅其美纔好

兩壺相遇

山中發了大水有兩把壺順海而下要去看世界那兩把壺一是瓦的一是銅的銅的對瓦的道我們既然同路不是親來也是親自古道分則弱合則強此去風浪高低前途危險必須結成朋友互相招應庶幾可以免得意外之災瓦壺聽了不覺大喜就旁了銅壺同走沒有知道瓦是不堅牢的今與銅壺湊在一塊波浪一至即免不了受他攻擊不消幾回早已破了

評曰世之喜交結貴人求其餘蔭者其智皆與此瓦壺同

將 軍 善 視 傷 兵

美國雪得尼飛列伯將軍有一次行軍自己負了重傷流血過多口裏燥渴難忍需飲甚急衛兵取飲料至交把雪得尼雪得尼舉瓶就飲忽見幾個兵士抬了一個傷兵行過其前那個傷兵的眼珠注視雪得尼的水瓶不止雪得尼知道他需飲甚急就從自己的口裏放下瓶子交把傷兵并對傷兵說道我看你的樣子比我更加口渴我只得把水給你於是那個傷兵接着水瓶舉瓶立盡古來行軍的名將斷沒有那一個不跟士卒共甘苦的吳起親爲士卒吮疽越王勾踐吊死問疾都是把士卒看得很重然後士卒樂爲之用不致臨陣退縮雖赴湯蹈火亦所不避雪得尼受傷口渴情願自己不飲給把傷兵待兵卒這樣重待自己這樣輕真是得用兵的妙訣咧

南洋的奇異風俗

錄甘肅通俗日報

世界上許多不開化的地方 風俗徇有點不同 前日所講的北極的風俗 奇形怪狀已甚可觀 這還有一段南洋的奇異風俗 諸君請翻開地圖看看 自大洋州的北面折到東面 大小島嶼 連接不斷 總名叫作南洋 外國人常說道 南洋是無上的富源 各國人多非常注意 竭力經管 可惜我國的人 大半不知道世界上的情形 閉住在本國 並不張開眼睛 去看看別人的舉動 咳 這却未免太錯了

現在我再把南洋土人的風俗 一一寫在下面 才算是補助諸君的常識

(一)穿耳 穿鼻 中國女子也有穿耳的事 但南洋土人 不但女子要穿耳 就是男子也要穿耳 耳孔穿得很多 戴的耳圈也是很大 耳圈的直徑 約有三寸多 中間還要嵌一塊圓版 耳皮經如此重量 所以愈垂愈長 我國本有兩耳垂的一句俗話 那知南洋土人却無人不兩耳垂肩的 至於鼻子上穿了孔 也戴着一個圓圈 這圓圈有用貝製成的 有用骨製成的 聽各人相愛 並非是一律相同

(二)裸體 黥面 南洋地方已是熱帶 所以終年和暖 男子一概裸體 惟下身穿一條單褲 女子身

講演錄

國民常識

二十五

披一大方單布 又把樹葉穿成一種腰衣 纏於腰際 便算是義麗極了 我國上古時候 人民也穿樹葉 當做衣服 現在已漸漸進化 靡有這種現像了 至於黥面就是把面上刺花紋的事 却因種類分別 有幾種人男女要黥面 有幾種人單限於女子 且年紀長成必要黥面 意思是叫別人看見便知道已近結婚期了 我國上古時代 也有黥面的事 不過是對待罪人所用 爲刑法中的一種 現在已經免除了有四千餘年 那知南洋還是這樣奇俗 豈非是不進化的緣故嗎

(一)小兒初生時的禁忌 婦人懷胎十月 將近分娩的時候 要禁忌一切食物 說是有害小兒 此事却不可說他無理 不過嬰兒的父親 也有很多禁忌 這却未免可笑了 小兒的父親禁忌的是什麼呢 如不携重物 不上樹 不作勞動及困難的事 不到海濱 以上各事 如果犯了禁忌 說是小兒必患重病 豈不可笑

(二)小兒初生時的禮節 南洋某島人民 小兒初生 一切親戚 多拿着食物 來送產婦 十日以後 產兒人家 必要答禮 再過幾天 親戚再將各種飾物 來送小兒 且親手繫在小兒身上 必要小兒的父答應一聲 如此那送物的人 也有生子的喜兆

個人與國家說

語云 國家興亡 匹夫有責 這兩句話 幾乎無人不知 可是知道的 也是知其當然者多 知其所以然的很少 今日日本員按個人與國家事實相關的地方說說 可就明白這兩句話 絕不是一種空談啦 就以個人生命說吧 當着幼小時候 仗着父母撫養 年紀大了 智識漸開 祇要飲食起居 稍知謹慎 隨時保養 我們生命就靡有危險似的 但是天有不測風寒 人有旦夕禍福 偶因一朝之忿 彼此競爭起來 兩方面往往各不相下 恨不性命相搏 以決雌雄 此時要不是畏怕國家法律 就是互相殘殺 互相報復起來 也不算是意外 皆因人都曉得有者殺人償命 欠債還錢的法律 所以就是當着盛怒時候 也不敢居然殺人 就有時殺害 一經法庭裁判 也決免不了那殺人的相當之罪 故此人民皆存一種畏法的心 遇事總要忍耐一點 不敢任意害人 由此看來 這豈不是我們個人生命與國家有關係的地方嗎 再以財產說吧 你看鄉間富足的人 住的房舍 總是修理的齊齊整整 每日飲食 總是調和的乾乾淨淨 穿的衣服也都裁縫的熨熨帖帖 貧寒人來 所住的 所吃的 所穿的 不用說跟不上那富足人家 就祇者飽暖兩字 也得晝夜奔忙 東拚西湊 還不定弄得到弄不到啦 看那富足的人 何等快活 貧寒的人 何等勤苦 可是同居一鄉 朝夕相聚 並無侵奪意思 固由我國人民素講道德 注重廉恥

要是靡有那國家法律以繩其後 又焉能够人人安分守己 各不相侵呢 試看庚子那年 聯軍內犯 兩宮西幸 我們京兆地面 幾乎成了盜賊世界 遍地搶奪 就是因為國家靡有主權 我們財產 遂不能保 這豈不是我們個人財產與國家有關係的地方嗎 再以職業說呢 我們要在社會上求個名譽 作點大事業 一定是要念書嘍 可是專在家中念書 就是念一輩子 也不過落個書呆子而已 必 要在那國家設立的學校 取得畢業文憑 有了社會知識 這纔有進身之階 那為農的呢 現時雖廢 井田之法 國家也要制定分畝 計畝多寡 發給執照 各守經界 不准互相攘奪 於人民也是很有利益 的那為工的呢 國家現為提倡工藝起見 設有工業專門學校 果有心得 發明出一種新藝術來 就可 以在農商部立案 准予專利 那為商的呢 國家為便利商賈起見 為開商埠 建商場 人人有營業自由 無論何人也不敢無故攪擾 這士農工商 既然全仗着國家培養保護 纔能各安生業 這豈不是我們 個人職業與國家有關係的地方嗎 據此看來 我們個人生活在社會上 得以自由 全都是仰賴國家 國家即不啻我們人民的生命一般 世人既知道愛惜生命 就當對於國家 常存一種愛國的心 所有 地方新政 辦自治啦 辦學務啦 辦公益啦 就應認為已事 共謀進行 以達完善地步 新政完善 我們 國家自然富強 不受外人欺侮 外人既不敢欺侮 又那有亡國之理 國家有了主權 可以時常保護我 們 我們個人不就可以安享幸福啦嗎 這就是那國家興亡 匹夫有責的真理

說婦人立身之道

錄陝西模範巡行宣講團講稿

從前社會上把咱們女界同胞 都視爲無足重輕 又靡女學校工廠提倡教育 所以人都不注意 現時各處女校如林 女界教育家 差不多合數千年的男界教育家 并駕齊驅了 人人都知道注重婦德 又何必要來饒舌呢

那知不然 女學校所教練的 係正在學齡 可以上學的女子 凡從前失學 以及家務殷繁子女爲累的婦道人家 或者窮鄉僻壤 風氣素不開通 男子教育尙未普及 那些婦女 更何從受文明教育呢 若等到三四十年後 或者不必再來饒舌 今日世界進化如火如荼 豈可不把這緊要問題 早些講解明白麼

婦女一生在世 分兩個時期 第一時期 是未經出嫁以前 第二時期 是既經出嫁以後 在未出嫁的時候 千金之體 獨處深閨 家庭以外的來往甚少 所以特已不能不嚴 己出嫁的時候 情勢與從前大不相同 親戚故舊鄰里鄉黨 不能不有往來交際 所以待人的禮節宜備 雖然婦女一生 不論已經出嫁與否 立身之道 總不外持已待人兩樣 有可以不必拘泥的事 也有不得不格外謹慎的事 凡養兒教女爲子擇婦的人家 先要於此注意

講演彙編

人格修養

持己

持己的節目很多 有三件最爲要緊

(一)好學 女子無才便是德的一句話 久爲通人所不道 謝女高才 班姬博學 其人已往 於今猶稱道不置 可知女子有學問 也是世上最可貴的事 雖然人要有學問 決非不好學所能成 今日文明各國 凡家庭教育的責任 金行擔負在賢母一人的身上 我國向來 稱述家庭教育 若不好學勢必一事不知 將來怎樣負擔教育子女責任呢 所以女子當待字之年 總要以學問爲先 但是學問一途不必拘定 那從師入校 纔可求學 就是家庭日用 洒掃澣洗烹任縫紉等事 無不有知識經驗 切己學問最有實用 至於天分高明心力有餘 更能多讀書籍博通古今 也是人生天職 但是始終不懈 何愁不爲人所欽仰呢

(二)習勤 刻下最不良善的習俗 就是懶惰 往往並非富貴人家 也要學着養尊處優 侍婢成羣 頤指氣使一呼百諾 閨中的處女 自己不屑親身作事 如果嫁着家道比自己好的夫婿 還不要緊 設若夫家中落 或是夫家不如自己 就受着無窮的困苦 積習難除 就要勉強習爲勤勞 也是心有餘而力不足 到那時候 豈不悔之已晚嗎 咱們吉林的習氣 本來樸實勤苦 鄉間無一處不是婦女 做飯縫衣 掃除房屋 近來漸漸不如從前 差不多的事 就要請人幫忙 在

閨中的女子 往往恃母嬌愛 驅使嫂氏如奴婢 却不想自己他日出門 一樣要服侍翁姑 起先不練習 將來驟然迫促 如何能受得起呢 可見習勤二字 實爲時下救弊的良藥 無論家道如何 總以早些練習爲是

(二)慎獨 守身如玉 男女皆然 慎獨二字雖係老生常談 却是少年人無論男女 均宜謹守的嘉訓 小說無益的書最易引誘情感 儘可屏棄 不使入目 必屋漏不愧 衾影無慚 方爲不欺暗室 昔人訓子詩有言 勿謂人不知 神明已內疚 况在女子更易招尤 本無是非 猶來物議 設有愆悔其何以堪 必先自己防範自己 然後自己對得住旁人 士有百行 婦有四德 持已的道理雖多 要莫先於慎獨

待人

人生與我立於相對的地位 女子常處於家庭 家庭相處得法 自然在社會上增進幸福 今姑就家庭中的關係 把女子待人的道理 分作幾件講講

(一)對待翁姑 婦女出嫁常在婦家 丈夫的父母 即是自己的父母 萬不可稍存兩樣的心腸 但使稍有二心 待遇不合 不但自己不孝 連丈夫也都陷入不孝的罪名 晨昏定省 色笑承歡 爲子的職分當如是 爲婦的職分更當如是 况且男子志在四方 有時出外謀生 必須內助的人

代供子職 既爲人婦 代供丈夫孝敬的職務 責任何等重大 不但那些詬誶勃谿之聲 不能入人的耳 連那偷閑好懶的事 也不可存於自己心中 和顏悅色常得親歡 才可謂善全夫志不愧孝婦的名稱

(二)對待丈夫 古語有兩句話 必敬必戒 無違夫子 這兩句話的意思 是說婦人對於丈夫 總要恭敬謹慎 以順爲正 雖然這順字中間 也有個道理存在 不是不講道理 無論什麼事 都依丈夫指揮 比如順的不合道理 還是個不順 丈夫吸鴉片 賭博 酗酒使氣 打架 結交匪類 浪蕩胡遊 終年不謀生計 以致貧困無資 甚至唆使妻子偷情賣淫 難道這些無禮的事 也都順着丈夫的意思去幹嗎 婦人不幸 遇着無志氣不學好的丈夫 只有下氣柔聲隨機逐事 過來過去的勸 或是自愧自責 使他感化 改過自新 這些不肯順從的事 翻回來實實是個順

古人說話原有分寸 婦人對於丈夫 不可不三思敬慎二字的意義啦

(三)對待子女 出嫁以後 不數年便多有子女 既有子女 不能不教訓 當小兒未及學齡以前 教訓的事 全是婦人的職務 所以說到家庭教育 婦人要算是國民的根本 因此婦人教訓子女的責任 比男子還重的多 子女幼小撫育顧復專主慈愛 等他稍長 漸有知識總要領他到正路的責任 萬不可驕養溺愛 護短誇能 稍有差誤 就要想種種方法去訓導斥責 教他醒悟凡子女的賢

否本籍親母的感化力 爲人母的人 德言容工 先當以身作則 自己一動 時刻小心 靡有不 是的地方 教那子女看見仿效 方可說到母儀二字

(四)對待妯娌 兄弟不合鬧得分家 大概都出於婦人惹氣 平日遇事東扯西拉 晚間見了丈夫 又要唆是搬非 以致一家如同仇敵 婦人對待妯娌不能和睦 勢必出此 倘各遇事吃虧 耐勞 耐勞 能忍能受 讓妯娌多佔點便宜 自然能兄弟相處久遠 古人說的好 兄弟睦家之肥 子孫賢族將大 世上人如有願家道興盛的 先須兄弟和睦 要和睦先須妯娌們能忍耐 何苦要婦人家鬧閑氣累及全家呢

(五)對待僕婢 現在東西洋各國 解除奴隸制度的很多 我國也沒有奴僕制度 不過因貧富階級 相差太多 不能不用雇工傭力 看去雖似僕役 實際上不能以僕役對待 婦女生性 易起憤 怒 往往待遇用人失於太苛 否則失於太縱 如能不苛不縱 當體恤處體恤 當督責處督責 平時仍以和厚爲主 自然用的人樂爲盡力 切不可逞一時的忿怒 亂加打罵 自己貶損自己 的身分

林 中 得 斧

甲乙兩人入山樵採甲在前乙在後甲見路上遺下一斧想今日造化白得了一柄斧即拾在手裏對乙道我拾得一柄斧在此到底先走的好乙忙道你休說我拾得應說我們拾得因你我兩人既是結伴同行自然那柄斧我也有份的甲道那是不能是我拾得應是我的兩人正在爭論背後有人追來喊道快還我斧來青天白敢來搶劫不成原來那人也是在此樵採的把他的斧安在路旁一轉眼已不見了忙去尋覓聽見甲乙兩人議論你的我的知是他們拾去的了甲見他追迫得緊料是抵賴不來就說那斧是我們拾得你便怎樣乙忙道你須說我拾得不應說我們得了好處既是你一人獨佔現在有了禍事也休想與我平分

評曰世情淺陋大率類此願讀者深味乙之云云

勸家庭和氣

(二)

節錄通俗教育講稿選錄

一家的人 有父子兄弟夫婦的稱呼 這就是俗語叫做自家人 我國自古代到今日中華民國 能使人人稱他爲孝子 或人人稱他爲賢夫婦 賢兄弟的 却亦有人 無奈世界上 做父子兄弟夫婦的 能殷親愛的少 不能親愛的多 所以像漢晉的薛包王祥 便可獨享美名了 但是我們須要知道一 家和氣 家道纔能興隆 總而言之 爲子女的果能明白孝順父母的道理 自然夫婦之間兄弟之中 便能相親相愛 這層道理今天便講給諸位聽聽

我嘗見富貴人家的父母 吃的是膏粱 穿的是文繡 在旁人看來 總覺着是萬分快樂了 那曉得 這等人家的父母 也有十分懊惱的時候 見了親戚故舊 講到家庭中事 常常嘆氣 衆位曉得他 者是什麼緣故呢 難道他不樂意自己富貴不成嗎 咳不是 問其所以然來 大半不是因爲兒子娶 了媳婦 時時反目 時時鬪毆 就是因爲同胞手足 爭奪財產 日夜詬罵 如同仇敵 當父母的 因爲兒子業已成人 祇好婉勸 婉勸不聽 難道也夾雜在裏面 終日吵鬧不成嗎 無可奈何 也 祇有搓手跌脚 終日長呼短歎了 從此因惱成疾老病相加 你想處到這種境遇 他還會能快樂嗎

可見者家庭不和 就算富貴也是枉然 再有那幾家貧苦的人家 粗茶淡飯 外面是寒苦的了不

講演彙編

人格修養

三十五

得 但是他的兒子媳婦 卻是食貧甘苦不辭勞瘁 兄弟之間 也都是和氣氣一心一意的上前混 你想者爲父母的 心裏頭能不十分快樂嗎 照此看來一家的夫婦兄弟 倘能相親相愛 便是孝順父母 我想的人子的 既曉得要孝順父母 夫婦兄弟之間 也應該十分親愛的 我今天還有一說 勸導衆位 世上有一種人 心裏頭只知道自己的是 又偏說他人的錯 倘然在家庭之中 存了這個心思要求和氣 這真是萬難的事了 你們要曉得身處家庭 須要個個相讓 萬萬不可相爭 若講到子對父母 就是爲父母的不大體恤 也祇應責備自己不能孝親的過處 萬萬不可便恨父母 我前面所說的漢朝的薛包 這真真可稱爲孝子 又真真可稱爲賢兒 他的生母早死 其父聽了後母的讒言 逐出薛包 包便日夜哭泣不忍遠離 不得已暫時住在就近一破屋內 每天早晨仍舊到父母前來請安視膳 仍舊將父母的庭除堂的內外酒掃清潔 過了年餘 父母居然被他感悟過來 仍舊喚他回家不多時父母繼亡 他有幾個弟弟硬要和他分析家產 薛包不得已 祇檢那荒蕪的田地 破壞的器具 老病的僕人算自己的 凡是分給諸弟的 都是上好的田地 新用的器具 但是諸弟因爲所分的產業 都是好的 便就一味揮霍 不多時候已經是蕩費無餘了 包見諸弟窮苦 又時時分給錢米 總不讓諸弟凍餓 豈非真真孝子 又豈非真真賢兒呢 諸位聽了這番宣講 倘個個能效法薛包 也沒有不和氣的人家了

實業談

礦學的工

沒有糧食 要問老農 沒有傢器 要問匠人 沒有金銀財寶 要問礦物 論這礦物 所包的廣
 地球上除了動物植物 沒一樣不是礦物 空氣清水 也不能出乎礦物以外 況且植物仗着糞土生
 長 是植接的吃礦物 動物仗着植物生活 就是間接的吃礦物 動物植物腐爛以後 依舊還原 化
 為礦物 今且擱下不提 單要說到那金銀銅鐵鉛錫鹽煤等 寶貴的礦 我中國人 向用土法開挖
 沒聽見有什麼本折 外國人早用機器開挖 也沒聽見有什麼本折 惟獨我中國人學外國人 也
 用機器去開挖 就折本的多 得利的少 這不是機器教人折本 總是因為不明白工程 開礦的工
 程雖多 要緊的全在兩樣 一樣是測量的工 一樣是預算的工 何謂測量的工呢 無論什麼礦物
 一見礦苗發現 要知道他實在能產出多少東西來 必先於發現之處的四圍 多探幾探 探礦的
 法 全在一枝好鑽 那鑽有一百多種 大概鑽頭上都鑲嵌着金鋼寶石 無論遇着怎樣堅實的東西
 都能鏟碎鑽透 鑽到深處 那鑽口裏 並可以把他鑽的東西 隨時提帶上來 以便查考 多鑽

講 演 集 編

生 計 指 導

幾處 這一段礦從那裏起頭 到那裏完結 當中多寬多長多厚 都明明白白了 何爲預算的工呢 也分兩樣 第一樣預算這段礦的價值 第二樣預算開挖這段礦的經費 測量的工 已經明白了 這段礦是多長多寬多厚 自不難預算這段礦的價值 先把長乘寬 得了全礦的面積 又把厚乘面積 得了全礦的體積 就是俗說得了全礦的方數 設是金銀等礦 可以打出幾方來 壓碎了 淘淨了 分煉了 試試每方能值多少 設是鹽鐵等礦 可以打出幾方來 秤秤每方能值幾斤 也就知道每方能值多少 知道每方的價值 便知道全礦的價值 得了全礦的價值 然後更要查考開挖這段礦的經費 如那開洞的工 出礦的工 修路的工 蓋屋的工 抽水的工 用機器的工 機器是要什麼樣式的 是要多少馬力的 還有那通氣的工 防火的工 礦窯以裏 暗無天日 氣味甚惡 工人容易受病 務要想法把惡氣透出來 把空氣換進去 是爲通氣 常用兩井法 從高處掘一井 通到窯底 又從低處掘一井 通到窯底 教那空氣從高處的井進窯 惡氣就從低處的井出窯 空氣從低處的井進窯 惡氣就從高處的井出窯 也用一井法 從地面掘一個大井 通到窯底 井的中間 隔上木板 把一個井 分成兩個 教那空氣從這邊進窯 惡氣就從那邊出窯 空氣從那邊進窯 惡氣就從這邊出窯 這兩個法 或單用一法 或兼用二法 各從其便 總要換進好空氣去 且看做是必要的工 煤礦窯內 又發生一樣的氣 名叫焰氣 不但有害於人 更且容易

發火 惟燈火爲竊內所不可少 稍不仔細 能害多人 英人兌飛 想出一個法子 把燈罩上再嚴嚴的蓋上細銅絲布 教那焰氣不能發火 是爲防火的工 回想六七年前 德人在濰縣坊子的煤窯裏 用火藥炸裂煤塊 把焰氣燒了 害死七八百人 明白人還說是個小災 可不小心嗎 預算了礦產的價值 又預算了開礦的經費 兩相比較 是賠本 是賺錢 一目了然 賺的少賺的多 也無不分明 若嫌賺的少 可以再想儉省的工程 天下無不可開的礦 也無不可得利的礦 總看那開礦的人 在工程上 明白不明白

待有餘而後濟人必無濟人之日得有暇而後讀書必無讀書之時（願體集）
富貴家宜勸他寬總明人宜勸他厚（長者言）吾本薄福人宜行厚德事吾本薄德人宜行惜福事（秘笈）

與僕役工人處宜降體和平引之言語有三大益縱其所言使下情得以上達而我亦可以知里巷好惡物價貴賤一也言語往復得舒其情使之樂於從我雖勞不辭雖苦不怨二也語言間或論天理王法或說善惡報應隨事譬喻亦可使其遷善改過救補不少三也（魏叔子日錄）

道 士 騙 金 梁

明朝永樂時候成祖間坐樓上忽見一個遺士跨鶴飛來說奉玉帝御旨建造白玉殿特索紫金梁一根長須兩丈某月某日來取言畢騰空而去成祖君臣大爲駭異獨戶部尙書夏原吉字維詰湘陰人謂天本積氣那有玉殿金梁的道理即或有之也不應需索人間遲疑教日不決那道士又來了說是玉帝大怒將遣雷神示警次日雷震謹身殿成祖大懼搜括內外多金如式製成一根梁重約千斤至期道士果來帶了二鶴銜去夏原吉終不以爲然派人密訪天下金賤的處所至西華山下有人售金甚賤隨至山頂果見六七道士正在鑿剝那根金梁不料被人說破立即飛身而去得了那根殘梁回京成祖君臣方才悔悟這種騙術稍明事理的人都能察覺只因成祖篡奪天下自己慚德極多所以易於受騙可見人想不受騙還是心地光明要緊

實業成功之秘訣

錄陝西講案稿

自從中外通商以來 洋貨入我內地 日新月異 我國的土貨 銷路大減 政府知道人民有不了之勢 所以極力提倡實業 在通都大邑 設船局 建工廠 作國民模範 且徧定條例 以資獎勵 近來一般人民 也漸曉得趨重實業 無奈實業一途 盛的盛 衰的衰 興的興 敗的敗 和數十年前 差不了許多 每日翻看報紙 剛記載某姓新設一商店 如何規畫 定能制勝 不到一年 便記載這商店倒閉了 又是某處開工廠 某人或創造新物品 都是不多幾日半途中止 找來找去 并不見有中國的洛克非勒 (美國人以煤油著名) 卡尼基 (美國人以鋼業著名) 是爲甚麼緣故呢 要請大家猜詳一猜詳

昨日我從英國實業書上 看見有英國巨商沙繆伯節 所實業成功秘訣 中間標出 熟練堅忍正軌 三大綱 覺得十分可法 今天給大家詳細述述 凡是從前實業失敗的人 可以參考參考 將來預備從事實業的人 也可以學習學習

第一熟練 凡一樣事業自己閱歷已深 心裏向來洞悉了亮 如製絲的人練繭 火功已到十分就叫 做熟練 這熟練是人一種特別的技能 純從事業上經驗而來 與那些埋頭窗下所得理論上的學問

講演彙編

生計指歸

四十一

毫沒有一點關係 所以世界上最有名的 大建築家 耳治斯德宏孫傳有云 同時學問深博之士 其智識高遠 比斯德宏孫在上的 雖然很多 能够把所有的智識 實地應用 可就無人能與斯 德宏孫相提並論

斯密亞丹着原富一書 其中議論風生 至情至理 說的可真不錯 至於管理家財實地應用 他反 懵然毫無頭緒 不知由來議論那裏去了

牛頓爲科學界的泰斗 亦非常熟練之人 少多時候 沈默寡言 校師嘗說他是默識生 鄰家有造風車的 他每天往觀熟察 不多幾次竟能仿造 又看這天空可以浮物 遂製造紙鳶（即兒童所放之風箏）又於暗夜附一燈火 觀察日月星辰的運動 看光線照在室中壁上 那陰影轉移的尺寸 造成日晷 這些發明 無非是熟練的緣故 所以離了熟練 那實業事情 是萬萬做不到 我勸大家 有作實業事情的人 還是在熟練上用些功夫

第二堅忍 人類知識的高下 就在這一往直前的堅忍力上分別 人一能之已百之 人十能之已千之 雖下愚必明 雖至柔必強（見中庸）凡做無論甚麼事業 若無堅忍的力量 一遇挫折 即便中止 雖有才能 到底是不能成功

愛利夫霸利 十六歲喪父 一貧如洗 家無立錐 爲自己吃飯起見 去做鐵工廠裏的工徒 每一日有

十二點鐘的工作 終不嫌他爲勞苦 兢兢業業 專學鐵工 不敢懈怠 將近三十年 那飽學鐵工的名聲 烘便全球 人人皆知 他何以享有這樣重名厚利呢 也不過是一往直前向學心堅定 十分有忍耐力的緣故 這愛力夫霸利 當他做徒弟的生活 每日鑪冶稍有閑暇 即刻暗誦希臘拉丁的文典 光陰不肯一刻放鬆 二十一歲做徒弟的時代已滿 他便入學校讀書 只有一學期 因爲手中無錢 不能坐候畢業 只得入工場 白晝的時間 非常勤業 晚間勵學 稍有積攢的資財 決意留備一冬讀書之用 後獨住某家酒肆一間樓房 暗地研究學問 並無師友啓迪之力 專門發憤用功 每早晨四點半鐘至七點半鐘的時候 讀德語 早飯以候 學拉丁希臘語 意語 午飯以後復讀希臘語 晚間研究西班牙語 日日照常如此 過了一冬 大有長進 他又想學東洋語 苦自己沒有書籍 走三百多里遠 到波士頓 心想謀一個水夫的事業 趁着航海好到東洋達自己的目的 偏不幸一時無便船 水手做不成 大失所望 好在不多幾天 打聽得馬沙秋州有一個考古學會 那學會裏邊附設的圖書館 館中有他所要讀的書籍很多 因而在就近覓了一家鐵廠 代人爲工 日間作工 晚間讀書 一直五年其學方得成就 世界馳名 這真是實業學界 猛進無比的好模範 好榜樣 回想我們從前有他這樣苦嗎

第三正軌 正軌二字的解說 作正當有法則的道路講 凡人作無論甚麼事業 若離了正路 便萬

講演彙編

生計指導

四十四

萬不能成功

一千九百零七年的時候（前清光緒三十三年）愛斯勒的夫人常誡訓他的兒子道：人生做事，先要定出一個規律，然後再循着規律徐徐漸進，方能事半功倍。凡有動作，須由正軌決不致誤。這愛斯勒的夫人所說正軌，也是指正常法則而言。人若作事業不循正軌，雖然是熱練猛進，不但無益，反要增加許多惡德。這是什麼道理呢？人心沒有定守，者一時不慎，用錯心機，好好的人，就要化爲暴徒。所以人生做事業，必要有個正軌，支配熱練，節制猛進。那夫人深識此旨，故舉以戒子。一般作事業的人，也可借鏡自照。

馬沙塞州有個人，名喚故依加波阿修班。生纔兩個月的時候，他的父親就死了。只有居室一院，再無長物。到了九歲，便窮的了不得。實不能堪，賣屋資生。以度光陰。他的母親常常教訓的說：汝須由正軌往前做事。從此他一生恪守此言。這故依加波阿修班，當其初，與製造馬具及車輪人同住。晚間睡的光床，沒被褥。冬景寒天，又無襪履。難嚴冬兩雪，還要使他勞動，不得休息。這個樣子，試問誰還能支持的住。他毫沒有怨言。一直相處五年之久。後旋爲鐵工廠裏的工徒。一心精業。把他母親正軌之言，懸懸在心。到了三十三歲的時候，遂以製造最優等的電線。著名于時。從此專心做這電線業。用工徒七百有餘。得利頗多。一年輒用數千金爲善舉。歿的時候。

他的遺囑 簡直捐八十三萬元爲慈善事業 一生所得資財之多 就可想而知了 他的成功 全是由正軌的緣故

以上熟練堅忍正軌三樣 已給大家說完 我們一般從事實業的人 須留意這成功秘訣

輕言戲謔最害事蓋言不妄發故言出而人信之輕言戲謔後縱有誠實之言人亦弗信之矣(省心微言)

袁了凡曰凡一事而關人終修身縱實見實聞不可出口凡一語而傷吾長厚雖閒談酒謔慎勿形於言

小人之量如針眼不能容物心如棘刺常思害人一以理待之一以默包之敬之可也遠之可也(葛中恬省心微言)

以肥甘愛兒女反傷其體一姑息愛兒女反長其驕傷體至於病亡長驕至於刑戮都是過愛的錯悞注意注意

瞽跛相助

有一瞎子出門獨行走至一條長堤之上那堤兩面是河路又高低不平瞎子縮住了脚不敢舉步恰好後面有人走來瞎子忙叫他攙扶不知來的是個跛脚在這堤上一步一拐也是不易瞎子道先生有眼睛而沒有氣力我有氣力而沒有眼睛只消我借用先生的眼先生借用我的脚便合成一個完全的人了跛脚聽了很是願意但諸位想他怎樣借用呢只見瞎子背了跛脚瞎子用力走路跛子用眼指點安安逸逸同出了險

評曰瞽者與跛者互相爲助而相得益彰君子以友輔仁其效亦有如此者

戒好訟

甚麼叶作好訟呢 就是好打官司 中國地面很大 人數很多 人類之中 有善的 有惡的 有巧的 有拙的 有靈的 有笨的 有老實的 有精滑的 欲使人不侵害我 我也不擾亂人 各守秩序 互相親睦 實在的是辦不到 所以這打官司的事情 到底也不能無有 若是真有打官司的事情發生 (如人們欺辱自己貳欠債硬不償還之類是) 無可如何 再去打官司 這不算好打官司

若因屑瑣之事 口角之爭 本不足以打官司 偏偏的弄起官司來 這就叶作真好打官司了

這好打官司的風氣 最初多係兩類人引導起來的 一是度量狹窄的人 有對自己稍有錯處 稍有紛爭的 自己就容忍不過去 就要打官司 二是好占便宜的人 無論辦甚麼事 合誰交接 一味的要求個自己合算 既不管與道理上相符不相符 又不管人家心中能過不能過 這像人素常日子

就有個尖頭的名號 人人都惱恨他 怨罵他 若過着事由稍可以籍口的人們就要告他 他想着不打官司 也是不能的 總而言之 一個是病在好告人 一個是病在惹人告 教這兩類人 就把這好訟的風氣鼓蕩起來了 所以有同鄉打官司的 有朋友打官司的 有宗族打官司的 有親戚打官司的 甚有師徒打官司的 更有兄弟夫婦父子打官司的 直鬧的風俗一天磅薄着一天 人心一

講演彙編

陋俗改良

四十八

天浮動一天 嚟 像這樣不好的風氣 這個最大的毛病 人們是最當厲戒的 當戒而不戒 是人們多不明白好訟害處的過 等本員把好訟的害處 結衆位說說 衆位就知厲戒啦

過日子的人 很是勤勞 太陽未出 早已勞作 太陽已入 還不休息 天天辛辛苦苦 惟怕耽誤了事 荒廢了地 這是很好的 一到打上官司 想着勤勞也就不能了 因為我們中國 審判制度很不完全 (如縣官辦理訴訟是) 審判官的程度也不一律 往往一個案子 兩三個月不能了結 七八個月不能了結 一二年不能了結 官司不能了結 打官司的人就無心過日子 並且今天過堂

明天候審 也沒有工夫過日子 以人們大忙的身子 辦這累月經年不能了結的事情 豈不是忘費工夫麼 進一層說吧 過日子的人 都是很儉省的 不講講究吃 不講講究穿 不曠費錢 以素日積蓄 備水患災害的用處 打算的甚是周到 到打上官司 就不能儉省了 傳票的差人要錢 往來盤費糟錢 怕輸嘍官司 鑽門子 託人情 又花些冤錢 所以有把積蓄花完的 有把產業賣淨的 因為打官司糟個精光 落水下架 豈不甚可惜麼 再進一層說吧 事事忍耐着些 雖不免吃點小虧 因為為面子所拘 到也吃不了甚麼大虧 若打官司失敗 喧傳的四方無論男女老幼 都知道某人輸了官司 受了罰 被了押 是很不名譽狠不光榮的 並且自此次失敗以後 人人都知道自已無能耐 無本事 都要藐視 都想欺辱 可就牆倒一路推起來了 今天有是非 明天有是

非 是非還不能推出門 日子怎能過呢 這好訟一事 豈不是自找多事麼 更進一層說吧 官司歸於失敗 固是人人所不願 即歸於勝利 也是惹禍的根苗 因為世界上的人 只有不報恩的 萬無不報怨的 勝訴的與敗訴的既成了對頭仇人 那敗訴人 萬無就此甘心的道理 必致時時想着報仇 事事想着報仇 遇大事一定要報仇 遇小事也要報仇 即自己當輩不能報仇 也要囑付的子孫 給他報仇 把報仇的事 刻於心 傳之子孫 還有不能報的仇麼 從勝訴人這一方面看 雖僥倖於一時 也日日在危患之中 豈不是招災惹禍麼

衆位聽了這一段話 明白了好訟的害處 如此之大 如此之多 衆位一定知以好訟爲戒啦 一定不占便宜惹人來告啦 一定也不爲不值的事去告人啦 這好訟的毛病 就一天小着一天的 風俗就一天醇着一天的 你說好不好呢

推委爲懶惰的根原懶惰爲腐敗的根原腐敗爲墮落的根原人到墮落的地步人必亡國到墮落的地步國必滅

某西儒說道今日所損失的錢財可以取償明日今日所損失的光陰不能夠取償明日

蚱蜢見欺

夏日晝長貓頭鷹在樹頂上睡中覺蚱蜢在樹下唱戲作樂貓頭鷹被他刮噪得睡不安穩心中大怒吩咐他們不許再鬧蚱蜢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方是正徑青天白日睡什麼呢貓頭鷹被他們駁回了沒得話說眉頭一縐計上心來自己下樹向蚱蜢道我白天因爲閑著所以只想睡覺今聽諸位唱得好動了我好樂的興致可惜我在樹上你在草裏隔得太遠聽不子細心上不快今得了一壺好酒藏在樹上意欲奉請諸位上樹去容我奉敬一杯潤潤喉嚨諸位想能賞光蚱蜢聽了那知是計跟了貓頭鷹飛上樹去貓頭鷹見他們送上樹來樂得受用把所有的蚱蜢吃個精光從此安安靜靜可在樹上消夏了

評曰惡人只宜遠之與之取怨或與之同事皆取禍之道也

姑媳不和的原因

錄湖南通俗教育報稿

和氣致祥 乖氣致戾 這是一定的道理 我國家庭現狀 凡是姑媳同居的人家 能够絲毫沒有嫌隙的 十分之中難得一分 大多數的情形 總是面和心不和的 至於終日勃谿 時常吵鬧的 也就到處都是 照這樣情形 直接就影響於社會 間接就影響於國家 姑媳不和的害處 可也就不小了 記者考察社會情形 姑媳不和 原因很爲複雜 大約阿姑不愜意媳婦 總不外以下兩項 第一是苛求 媳婦還沒有過門 做阿姑的 因爲愛子心切 便不免天天指望 及到過門以後 阿姑自必異常歡喜 以爲從此以後 我家的衣服 可以由媳婦縫紉 縫了出來 且無不合體的 我家的飲食 可以由媳婦烹調 弄了出來 且無不合口的 凡我心中所要說要做的 媳婦無不可以代說代做 是阿姑的初心原來很好 及至媳婦所行所爲 都不能如自己的意思 便不加體諒 以爲媳婦是故意逆我 不歡喜媳婦的心思 就由此起了 其實姑媳的年紀 相差二三十歲 或到三四十歲 年代變遷 所受的教育不同 所見的世故不同 又何能够恰合 且媳婦初來 或是沒有習過家政 或是娘家的情形 與夫家相反 初來暴到 所行所爲 自然不能如意 阿姑不細細的教給他 想要凡事恰當 必定是做不到的 第二是報復 我國姑媳之間 既然是積不相能 而尊卑的

名分 又萬不可廢 一般沒有知識的女流 便報定一個報復主義 我們湖南有句俗話 說是堂屋裏椅子輪流轉 媳婦也有做婆時 這等詞意之中 都寓有報復的意思 既然意在報復 阿姑就視媳婦如犬馬 媳婦也就視阿姑如仇敵 於是家庭日相詬誶 漸至毫不相容 其實我的阿姑 與我的媳婦 真是風馬牛不相及 却把我阿姑所磨折我的 移到媳婦身上來出氣 正如張三打了我 我却去控告李四的一個比方 算是不通極了 若把推己及人的道理說來 當年受盡折磨 豈我願 孔子說已所不欲 勿施於人 我又何必把我所不願受的痛苦 加於媳婦咧

這是就阿姑一面說 再就媳婦一面說來 姑婦不和 媳婦就不能辭咎 媳婦不得阿姑的歡心 大約也有兩項 第一是剛愎 姑婦的年紀不同 意見自難恰合 媳婦見阿姑的性質舉止 與自己不相投對 便以為阿姑頑固 不合時宜 心中便存一個輕視阿姑的心思 萬一阿姑再說得自己幾句不是 就更發氣憤 以為阿姑是不明白世界上流行的新理 我的長處 不是他所曉得的 你要照你的做 我偏要照我的做 諒你也就無可如何 媳婦既存了這種思想 事事與阿姑反對起來 相處越久 意見越深 這是做媳婦的頭一宗歹處 第二是執拗 媳婦初來 情形不熟 隨便一件什麼事情 總覺難得決斷 想去問問阿姑 又有些摸阿姑的性情不著 既怕受阿姑的冷淡 又怕受阿姑的譏刺 便不管許多 任意去做 及到做錯了 阿姑自然要糾正的 媳婦以為阿姑於事前 並

不教導 只曉得於事後絮絮不休 這是故意使我做錯 老羞成怒 便率意直行 阿姑雖再加以教訓 也就充耳不聞了 至於小家婦女 更發不明大體 對於阿姑總不免惡聲厲色 任意衝撞起來 這是做媳婦的第二層歹處 其實阿姑總然不好 已操特家政幾十年 學識雖或舊些 經驗就要勝過媳婦百倍 并且治家各有所宜 不能一例 阿姑當了好久的家 家業不敗 這也就足以可法了 至於自己有不知道的 去請問阿姑 正足見媳婦知禮 阿姑在事前教導 固足以爲我的導師 就是在事後矯正 也可以免得下次再誤 若一味的執拗 豈是做媳婦的道理嗎

以上所說 不過略述姑媳不和睦的原因 至於這種原因發生的時候 總在媳婦初來的一二年以內 做阿姑的 能够體貼媳婦年幼無知 和教女一般的推誠教誨 念自己做媳婦時候的困苦 待以寬厚 做媳婦 能够曉得自己治家的能力 不如阿姑 阿姑所以督責我的 無非是望我日有進步 一方面事事體貼 一方面事事受教 家庭又安有不和的道理 要曉得愛媳婦 就是要使媳婦得爲子助 所以愛媳婦就是愛子 媳婦孝阿姑 就是要使丈夫得盡事親之理 所以敬阿姑就是敬丈夫 婦女那個不想愛子 又那個不願敬夫 何必姑媳之間 時起衝突 貽害於做兒子做丈夫的咧 積人成家 積家成國 家不和 國必亂 記者深望一般女同胞 能够愛媳敬姑 使家庭日臻和睦 那就不僅是家庭的幸福 國家也就因此受益不淺了

日求雙蛋

鄉下農家常養母雞數頭生下蛋來可以賣錢一農婦蓄一母雞所生的蛋比鄰家的又白又大人人皆愛所以生意很好爭奈所得無多那婦人思得一法每天用加倍食料把雞喂得極飽以爲吃得多長得快一天可以下兩個蛋了不料從此以後他的雞長得太肥了每天要一個蛋也沒有評曰天下事循序漸進自有好處撥苗助長立見其敗也

養子不教像養強盜

西人有兩句格言 說養子不教 像養強盜 本員細想這句話 很有道理 請慢慢講來
強盜是人人心上懷恨的 那有願意養強盜的人呢 兒子是人人心上疼愛的 那有願意拿兒子養成強盜的人呢

可是有了好好的兒子 不教他學做人的道理 不教他學謀生的知識 一味的溺愛他 放縱他 有了好好的學校 不教他上學 簡直同養強盜是一樣

怎麼說呢 比方一家子有田地 有房屋 有生意 這不是頂好的日子麼 可是兒子不好 不論家業有多少 他都能給你敗壞完啦 起先吃喝嫖賭 到後來坑誑拐騙 偷盜搶劫 無所不爲 你看咱們京兆地方 原先有幾十項幾百項地的人家 不到十年八年功夫 一貧如洗 這種人家說也說不完 這不是養子不教的收場結果嗎

大家必說 我們的兒子 就使沒有出息 總不至於去做強盜 你可沒有想一想 不必定是真正去做強盜 纔算強盜 就者不明白那做人的道理 沒有那謀生的能耐 但知道餓了吃飯 飽了睡覺 這就算是強盜 何以故呢 因爲強盜要你的錢財 不願你的性命 兒子沒出息 也是要你錢去

講演彙編

陋俗改良

五十六

胡花 你去出賣祖產他不管 你去央人借貸他也不管 祇知道他享用 不管你受罪 者不是強盜 一樣的行徑嗎

還有一說 強盜搶捐一次二次 頂利害的鬍子 搶捐你幾十兩幾百兩銀子 那能一輩子要你供給 那能有多少家私 就要你多少家私 這個兒子可是你一輩子離他不開 他就一輩子要你供給 你有多少家私 都得交給他 簡直比強盜還利害 我想有兒子的人 沒有不盼望他兒子好的 沒有不疼愛兒子的 你偏說他嬌養的兒子就是強盜 無論什麼人 聽見都要生氣 可就是安心不教他的兒子上學校 不學做人的道理 不學謀生的知識 卻要自然而然的不能不養成我所說的那種強盜 真就教人不明白啦

你若說兒子是我自己的兒子 我這家私由他去敗壞於人家何干 人家何苦勸着我兒子上學校呢 可要知道 這一家養着強盜 那一家又養着強盜 這個地方那有不受害的 就算你兒子不真去做強盜 你要知道世界不天生的食料 人造的物品 只有那個數兒 有了一個坐吃的廢人 地方上暗地裏受害 有無數的廢人 地方上就明明受害啦 這是怎麼說呢 聚了多少人纔能成一個國 國裏頭盡是有用的人 這國那能不強 國裏頭多半是不學的人 這個國那能不弱 那能不教人家滅亡 不必往大處說 就拿一個村庄說罷 村庄裏有一兩個不學好的壞人 大夥兒就能慢慢的學壞了

可見不必他真去做強盜，纔能害人呀。那麼你能說一個人的好壞，與大家不相干麼？再說村莊裏有一個壞人，全村人就受害。現在我們京兆各縣，雖說學校辦了不少，可是不入校的還很多。這種不入校的人家，養子弟都像養強盜似的。將來眼看着大家就要受害，不過未到自己受害的時候，總覺着與我不關痛癢，可以不必去管閒事。哈哈，那知輪到自己受害的時候，想管閒事，恐怕可又要來不及啦。養子不教，像養強盜，這兩句話，大夥兒該當放在嘴邊念得爛熟，該當拿這意思，逢人便道的勸說勸說。我總不信，世界上有願意拿子弟養成強盜的人兒。那麼不肯上學的，也許是他不知學校的好處。既然官府合地方上紳士們，苦口婆心說得明明白白，要是我們還是不聽，瞪着眼兒，讓那好好的子弟變成強盜，恐怕那兒女不學罪及父兄的罰例，不及數年，我們中國也要實行啦。

陳白沙先生說道：疑正是覺悟的機會，經一番覺悟，就有一番長進。

王陽明先生說道：朋友相處，常看得自家不是，纔能够默化得人家的不是。

人心放他自由不得（高景逸）

爲人謀事，必如爲己謀事，而後慮之也深（史措臣）

以悲觀爲樂觀，成大事之人也（巴克）

忠信篤敬是一生做人的根本（張楊園）

勸與儉治生之道也

貧不足羞可羞是貧而無志賤不足惡可惡是賤而無能老不足歎可歎是老而虛生死不足悲可悲是死而無補（見呂子呻吟語）

慎獨則心安主敬則身強求仁則人悅習勞則神欽內訟以去惡日新以希天宏獎以育才貞勝以蒙難（見曾父正求闕齋日記）

一念疏忽是錯起頭一念決裂是錯到底心不放肆便無過差心不怠忽便無逸志

徵稿規則

- 一 來稿須用通俗文
- 一 來稿須不背本編宗旨 (宗旨見第一期例言)
- 一 來稿以洞明京兆風尚土宜及歷史地理上興革大端可資觀感改進者爲合格
- 一 合格之稿一經本編登錄每千字酬金一元至二元其不願受酬者酌贈本編若干期以答雅意
- 一 前項來稿如本編認爲必須修正時得酌量刪改但刪改不及十分之一者仍照原稿字數奉酬
- 一 來稿無論長短均須一次寄完
- 一 來稿須繕寫清晰並書明姓名住址以便寄奉酬資
- 一 不受酬及不欲登錄姓名或刪改者均聽投稿者之便但須先行聲明
- 一 本編認爲必要時得出題徵
- 一 登錄與否原稿概不奉還
- 一 來稿登錄後如發覺爲勦襲過半或全編勦襲者除未付酬金得由本編聲明外付外其後之本編概不登錄但由文言改演者不在此例
- 一 本規則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增改